

許學考

五

許學考卷八

江州黎經誥覺人編

說文句讀附補正三十卷

原刻本

四川尊經書局刻本

清王筠撰集

筠自序曰余平生孤行一意不喜奪人之

席勦人之說此說文釋例之所爲作也自永元以至今日
凡千七百餘年顏黃門一家數世皆精此業而未有傳書
二徐書雖傳多涉艸略加以李燾亂其次弟致分別部居
之脈絡不可推尋故博極羣書之顧亭林祇見五音韻譜
以其雜亂無章也時時訾訾之苟非段茂堂氏力闢榛蕪
與許君一心相印天下亦安知所謂說文哉惟旣創爲通

例而體裁所拘未能詳備余故輯爲專書與之分道揚鑣
冀少明許君之奧旨補茂堂所未備其亦可矣道光辛丑
余又以說文傳寫多非其人羣書所引有可補苴遂取茂
堂及嚴鍊橋桂未谷三君子所輯加之手集者或增或刪
或改以便初學誦習故名之曰句讀不加疏解猶初志也
三篇業將畢矣而雪堂頌南兩陳君曰君所增改者既援
所出之書以證明之又引經典以發揮之而無所增改者
但如其舊則忽詳忽略體既不倫且茂堂之學力心思固
能遠達神旨而性涉偏執瑕類不免又如桂氏之博洽嚴
氏之精確以及非石鉏氏汾泉松亭兩王氏其書皆有可

爲羽翼者君盍薈萃之以省我輩目力以爲後學南鍼乎
余於是本志變化博觀約取閱月二十而畢仍名句讀從
其朔也顧余輯此書別有注意之端與段氏不盡同者凡
五事一曰刪篆每部各署文數重數自序又有十四篇之
都數誠以表別裁而杜羈雜也而核今本之實則正文重
文皆已溢額嚴氏議刪重文未議正文不知是說文續添
中字字林中字也無據者固未可專輒有據者可聽其竊
據非分乎至於一字兩見者當審其形義以定所屬之部
吁爲于所孳育否爲不所孳育此審其形也尋與得各有
所施此審其義也不可如大徐以在後者爲重出也二曰

一貫許君於字必先說其義繼說其形末說其音而非分離乖隔也卽如說菟曰人而所生以字從鬼故云然引者譌爲地血校者卽欲據改則從鬼之說何所附麗哉三曰反經說文所引經典字多不同句限亦異固有譌誤增加而其爲古本者甚多豈可習非勝是以婁經竄易之今本訾漢儒授受之舊文乎四曰正雅爾雅者小學專書以此爲最古所收之字亦視羣經爲最多彼以義爲主而形從之說文以形爲主而義從之正相爲錯綜而互爲筭攝者也乃陸孔在中原時代雖後而猶見善本景純居東晉傳注薈萃而適据譌文加以學者傳習多求便俗羽族安鳥

水蟲著魚故徐鼎臣曰爾雅所載艸木魚鳥之名肆意增
益不足復觀以羣經之鈐鍵而譌誤顛倒重出比比皆是
不有說文何所據以正之乎五曰特識后身憫愴等字許
君之說前無古人是乃歷考經文並非偏執已見不可不
以經正傳破從來之誤者也五者以外小有違異亦必稱
心而出明白洞達不肖首施兩端使人不得其命意之所
在以爲藏身之固此則與段氏同者也時閱十年稿凡三
易鏡不自照留待後人而吾所望于來哲猶有六焉許君
說五行五色四靈四夷或相鉤連或相匹配是知鎔冶于
心藉書于手非泛泛雜湊之字書故雖至小之字而亦有

異部相映帶者如木部柢株直用轉注可矣而說曰木根者所以別于艸部荄芨之爲艸根也禾部說移曰禾相倚移者所以別于於部旗之旂施也一也有當轉注而不然者如昏下云日冥也則冥下當云月昏矣而別爲說者爲從六地也二也有不欲駁難古人但加一字見意者說夔云卽魴也說鼯曰卽豹文鼠也是也其不加字者想尙多有之三也許君說字多主通義而言其專主一經者如避偕等字是也四也羣經所有之字而許君不收者璲獬犒之類既有明徵其他想亦必有說也五也況乎九千文中於今爲無用於古亦無徵者至於數百夫何經典所有

沙汰之以矜別裁經典所無網羅之以炫淹博五經無雙
之人豈宜出此然鄭司農引上林賦紛容挐參倚移從風
以較文選八字而易其五計漢武至梁武才六百餘年而
漢賦之改易已如是之甚況三代先秦之書乎苟有博通
古籍者能使無徵者有徵卽無用者有用矣從使單文孤
證亦偶一字千金尤所企望也六也若此者我雖少發其
端能不望來哲之竟其緒乎抑或智所未窺才所未逮能
不望來哲之拾其遺乎有段氏開闢于前爲之擴其規模
斯我能開闢于後爲之劈其肌理而以我書爲椎輪者尙
不知凡幾也沙毋憚于婁披薪自欣其日積能使許書之

蘊發露無餘我卽不及見之而亦爲後之學者豫幸之矣
道光庚戌四月 凡例 一篆文二徐本及說文韻譜五
音韻譜有異文者已具於繫傳校錄說文韻譜校矣茲第
擇一字用之 一篆文傳譌者如艸部藍旣係重出又有
羣書引據徑改之略有疑竇概出於注 一篆文次第小
徐似據已經倒亂之本大徐尙有倫脊然似以意爲之整
比故不免差跌茲於其無疑者從大徐可疑者從小徐或
從大徐而附以辨正至如烜字必從小徐乃使許君得白
也其有兩本皆錯亂無從正者如段氏於齒部逡併齟
齟齟齟四字其說甚確然元應引齟字說如今本引齟字

說齒不正也

同玉篇

又不同齟字說玉篇引齟字說又如今

本然則六朝唐人所據本固如此矣況似此者尙多僅改

一二處祇亂其例耳 一篆文有無二徐不同者概依多

本可疑者附辨於下 一篆文重出者錄之而後刪惟註

誤字既有不重之本徑刪之至如苗字小徐在後似是本

次田溺反

其在前者乃依大徐增脩字併迢苗字使之類

聚也

言切不言反可證

然釋艸曰蓀

釋文他凋切

脩

釋文音惕

又曰苗

唐韻徒歷

他六 脩釋文他二切

郭注皆云未詳据釋文則後苗與前脩同

音後脩與前蓀同音知本是一條譌而後衍也許君据本

祇有脩苗

据脩在苗上知爾雅之文字如後條次序則如前條

大徐蓋得其真故依

之一篆文法當一律然如墓字從黃省而迻八于下閒有作墓者必仍之畐畐金刻作畐畐說文未收而從之者閒有一二亦仍之一篆文業已溢額而桂氏段氏復据羣書所引爲之增補似乎多事然今本所存必有許君所未收之字卽今本所無必有許君所曾收之字傳寫既久勢所不免也是以擇其可信者各附本部都數之下以俟君子審定焉所增之字或爲說文本有而今佚者或出說文續添者或出字林者或出字林新附者或絕無所本後人以意增之者蓋皆有之余不能辨也 一說解中異文說文定從一本其出二徐本及兩韻譜者皆說文全本也

大字居中書之其采自羣書者小字居中書之乙轉者亦

然其爲嚴氏段氏及愚所增者側書之所改者則注曰當

作某異文之不能定者及文雖異而義不異者皆注曰一

作某 一說解中刪補乙轉者盡注所据茲先列所据於

左以備參檢惟之者也等字於義有關 一所据之說文

本大徐則毛氏本異於見行本似是 鮑氏本誤字多然 孫

氏本誤字少然序言顧千里 小徐則汪氏本篆皆刊自汲

不同注 馬氏袖珍本即据汪氏注中偶正 朱文藻考異本

尚可据 雖所出僅千二百餘字然其 祁刻顧氏景宋鈔本篆蓋千

異文前後一律故知可据 里妄作廿五卷汪刻多異文此張次立所据之大徐本也
顧本則與今大徐本同又是千里妄作其餘篆注多可据

翁氏鈔說文韻譜及李氏刻本朱竹君鈔本與汪刻大同
但篆文多異五音韻譜大字本其小字本則坊刻不足道
也 一說解中字體毛刻古體俗體皆少鮑刻古體多誤
字亦多孫刻誤字少而俗體多朱竹君鈔本汪刻本古體
俗體皆多顧鈔本古體俗體皆少竊意許君之作此書說
解雖用隸法然定多古體故今采之各本一切存之俗體
無可據改者但曰厶當作亼而已不敢自我作古以誣方

來 一所据羣書經典釋文

通志堂本朱文游以宋本校之余又以景宋鈔本及儀禮

刊誤余仁仲公

漢書後漢書文選

汲古本

初學記玉篇

張

羊傳本校之

俊本然大不可信朱氏序云得自汲古閣鳳苞斧季勤于校讎疏于決擇一不可信也又云并取繫傳類篇汗簡佩

觸諸書旁稽曲證二不可信也唐人引說文皆作從某廣此獨作从又所引說文概同大徐本足徵大加變亂矣廣

韻張士已補曹韻會元槧本最佳衆經音義莊氏校本張俊本集韻氏本惜缺七十番

甚多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五行大義九章算術音義本草綱

目皆所手輯也外此則一以說文校議爲本然如暴晞也

嚴氏据元應妻引欲補乾字不知此自是元應書例恐人

不解晞字故連引其說耳若李善書例其於此等必曰暴

晞也晞乾也嚴氏欲据補誤矣故并箸各家注例於左桂氏

所引有出校議外者余所輯有出二家外者蓋二家忽之也惟嚴氏無欺故以爲据一文選注例

最爲厯雜本文所有則增之如東京賦淥水澹澹注卽引

說文澹澹水搖兒也是也段氏据補澹澹然琴賦注引澹水搖也長門賦注引澹搖也何

去何從乎 又如魏都賦襲偏袞以讀列注說文云讀列中止也

然讀列或止或列嚴氏遂欲于說文中止也上增列字案
李氏詞不達意當云讀列或止或列也再引說文讀中止
也自然明白何事然字一轉乎本文所無則刪之如歆歆
氣上出兒寶鼎詩無重言卽不引歆歆是也於義無取者
亦刪之如級絲之次第也報任安書注引級次第也本文
無取於絲也本文如是而說文不如是者則改說文以就
之如西都賦又杳窈而不見陽李氏如引杳冥也冥窈也
則合矣乃因窈下云杳窈也與賦正合遂用之然固以之
釋賦之杳也直改爲杳

知此字非譌者以下
文別解窈字知之

杳窈也以就

之李氏引書每回穴如此不僅說文也有刪節不可通者
搥反手擊也捶以杖擊也李引批捶皆曰擊也徑刪其區
別之字凌越也引作凌越也凌則加水批則省凶幾令人
無從尋覓也又有以時行字易之者西都賦注引濫泛也
說文作汜不收泛字解嘲注引儋荷也說文作何也凡此
類意主使人易曉不可輒謂之誤 一元應於說文字林

無所偏主陸氏則主字林至有引字林而謂說文同之者
且有引說文之音而引字林之義及它處再引說文仍同
此義者故以陸氏所不引而疑說文本無此字誣也

郭氏注爾

雅卽主字林蓋東晉時說文未行於南方然亦偶勝說文惜全書不存也

一元應所引元文

居多且率以說文居首其先三蒼字詁之類而說文居末者必其于本文之義不相比附者也閒亦刪節以就本文僅十之二三至如以譽字之說說酷字必先明著之曰酷又作譽倍婁引之後或不言而直引之校者爲之失方則非元應之過 一初學記與玉篇及諸韻書例同皆繫字

爲說不主一端可以爲據惟牽連敍之偶雜釋名於中不難別識也 一經典釋文前後漢書注例同李氏皆有增

損必慎別擇

如後漢書循吏王渙傳奠醢字引說文祭醢也卽食部餽字注非酉部本有醢字而今掇

也又所引祭醢也文同今本元應前於章懷數十年則引作醢祭也知章懷時說文已誤倒矣

一之也

等字引見羣書而無害於義者盡增之許君漢人也而今